



〔法〕多米尼克·拉波特 / 著

屎的历史

*HISTOIRE DE
LA MERDE*



THE COMMERCIAL PRESS

商务印书馆

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

屎 的 历 史

(序 论)

〔法〕多米尼克·拉波特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200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屎的历史/(法)拉波特著;周莽译.—北京:商务印
书馆,2006

(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

ISBN 7-100-04939-3

I. 屎… II. ①拉… ②周… III. 辩证法—研究
IV. B0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2066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屎 的 历 史

〔法〕多米尼克·拉波特 著

周 莽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民 族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4939-3/B·684

2006年7月第1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2006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5

印数 5 000 册

定价: 12.00 元

Dominique Laporte

HISTOIRE DE LA MERDE

Christian Bourgois éditeur, 1978, 2003.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根据 Christian Bourgois éditeur 2003 年法文版译出

出版说明

法国思想文化对世界影响极大。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孟德斯鸠法的思想、卢梭的政治理论是建构西方现代思想、政治文化的重要支柱；福科、德里达、德勒兹等人的学说为后现代思想、政治文化奠定了基础。其变古之道，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我馆引进西学，开启民智，向来重视移译法国思想文化著作。1906年出版严复译孟德斯鸠《法意》开风气之先，1918年编印《尚志学会丛书》多有辑录。其后新作迭出，百年所译，蔚为大观，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建设裨益良多。我馆过去所译法国著作以古典为重，多以单行本印行。为便于学术界全面了解法国思想文化，现编纂这套《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系统移译当代法国思想家的主要著作。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但凡有助于思想文化建设的著作，无论是现代性的，还是后现代性的，都予列选；学科领域，不限一门，诸如哲学、政治学、史学、宗教学、社会学、人类学，兼收并蓄。希望学

术界鼎力襄助,以使本套丛书日臻完善。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00年12月

献给青年的福楼拜，
为了他出色的解释。

目 录

语言的黄金,硬屎橛的光泽	1
“清扫自家门前,堆在墙根”	24
殖民地的东西	54
金钱没有臭味	74
粉饰	92
“我附和莎士比亚的说法”(原文如此)	118
译后记	147

语言的黄金,硬屎橛的光泽

语言*如是说:

为何我如此美丽?

因为主人将我洗。^①

没有主人便得不到清洗:在火中或者是语言中,通过洗礼或者通过死亡,如果不是事先依赖于一个律条,便没有人能够洗清自己。之所以如此,因为是白纸黑字写下来的。

1539年夏,8月15日,也就是在感“圣言”(Verbe)而无玷受孕的最纯洁的玛利亚的圣日,发布了“维莱尔-科特莱敕令”,国王之“言”向法国宣布,规定司法、颁发户籍、公证文书的行政语言使用法语:

① P. 艾吕雅:《痛苦之都》。——原注

* langue, 法文也是舌头的意思。——译注

2 屎的历史

为使以上所述政令的明晰不生疑问,我们要求并且命令这些文书订立与书写明确,使之不会有任何的似是而非或者不确实,也无须要求解释。

由于以上所述文书包含之拉丁文词句之明晰度往往出现以上问题,我们要求自此以后所有政令以及所有其他公文,不论属本王廷和下属附庸,不论簿册、调查、合同、委托、判决、遗嘱和其他任何法律行为,如司法传讯或与之相关事务,一律用法兰西母语而不是其他语言来宣布、登记和送达到各方。

同年秋天颁布的一则法令却没有将相同的荣耀保存至今。故而必须让它重见天日,为了记住其本质内容,让我们陶醉于其语言的古怪之美,哪怕只是片刻:

蒙上帝恩惠,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告示从今往后的众人,我们充分认识到我们的巴黎城及其郊镇十分恶臭,如此破败乃至于一些地方骑马和乘车均有极大险难和不便。本城及郊镇长久如此,而且如此肮脏,充满污泥、畜粪、碎石和其他垃圾,各人在自己门前肆意丢弃,不顾情理,也不顾先人的法令,以至对于任何荣誉善良人士来说,这成为极大的让人厌恶和不快的事情。这些东西极大地冒犯了人们,

在本城和郊镇这是持续和经常发生的，而所述污泥、粪便和垃圾的恶臭，在过去被无端地忍受着。我们认为综上所述，正如我们议政会和其他知名人士所表述的，本地政府很有必要尽快加以补救，我们特别属意本城，因为它是本王国最重要的最知名的城市。我们已经决定和命令，而且我们现在通过永久性的不可更改的法令来决定和命令以下内容：

“第四款。禁止在本城及郊镇的街道广场倾倒垃圾、草木灰、腐败物，禁止倾倒任何种水，禁止在户内长时间保留尿、腐臭水。因此我们命令将之立刻倒入沟渠，然后倒入一桶清水冲走。

“第十五款。禁止任何人当街倾倒任何秸秆、粪便、草木灰、污泥和其他污物，也不准将其当街燃烧，不准当街屠宰猪和其他畜类。我们命令将这些畜粪和垃圾收集放置在家中的篮筐里，然后让人将其运出本城和郊镇。

“第二十一款。命令所有那些没有茅厕沟渠的房屋、客店和宅邸业主，立刻不加拖延地赶紧让人修建。

“第二十三款。为此，我们要求和命令各街警卫官、区长和民团五十人队长向巴黎司法官及其刑事官在法令公布一周内书面汇报各街区所有没有茅厕

4 屎的历史

下水沟的房屋。一周后,命令所涉房屋领主和业主,门房和租户,让其知晓在接到书面在册命令三个月内必须修建茅厕下水沟,否则将没收所涉房屋。如果房屋属于教会和抵押品,处以剥夺所涉房屋六年时间的年金和房租。

“第二十四款。逾越以上规定时间,所述房屋主人没有按照命令实行的,不论何种借口,房屋将由我们没收,不作另外宣告,除了抵押房屋将按前面条款处置。

“第二十八款。同样禁止任何屠夫、熟肉店、烤肉店、面包房、食品店、贩卖家禽者、家禽店、酒馆、农夫、手艺人 and 不论何种身份的其他人等在本城和郊镇的任何地点持有和饲养公猪、母猪、小猪、小鹅、鸽子、兔子,不论是为了出售还是为了自用,家用,也不论是为了什么理由、场合或者为了什么颜色。

“第二十九款。命令在上述地区持有和饲养小猪、母猪、公猪、鹅雏、兔子和鸽子的所有上列人等,不得有任何借口,一律将所提到的小猪、母猪、公猪、鹅雏、鸽子和兔子自己送到或者让人送到巴黎城外和近郊饲养,否则处以没收上述物品并且进行体罚;并且命令所有人对这些物品进行清点,并尽快报告有关司法部门,他们将提取利润的三分之一;如果他

们不这样做,将会被处以罚款。

“第三十一款。我们要使这些命令在今年的每个月份在巴黎城内城郊的所有路口用号角和传令人大声宣布;命令用大字写在羊皮纸上,悬挂在巴黎城的 16 个城区和近郊,在这些地方最显眼的地方,以便让每个人都知道和了解,不得摘除这些告示,违者处以体刑,相关警务人员各自负责自己的街区。

这个敕令在巴黎颁布,在弗朗索瓦一世统治的第 25 年,“由国王和巴亚尔签署,用丝绸口袋装着,用绿蜡加盖御玺封口”。

据说“茅厕”这个词来自“清洗”

(*Ex quo apparet latrinam a lavando dictam esse*)

除了它们在时间上令人奇怪的巧合,是出于什么理由将这两份法令文本并置在一处呢?或许没有任何理由,若非是瓦罗(法文作 Varron)在《论类比》(*De Analogia*)的第二章中告诉我们“茅厕”这个词据说来自“清洗”(*“Ex quo apparet latrinam a lavando dictam esse”*)。其实,词源的正确与否也没什么要紧,只要它是可信的,只要它可以帮助我们在这里编织一幅对相似性的图解,而我们只

6 屎的历史

有从文艺复兴时代的知识结构入手才能做到。

若说语言是美的,那是因为主人清洗它。主人清洗污秽的场所,清除不洁之物,净化城市和语言,给予它们秩序和美丽。

君王的顾问怎么说的?他问道:“罗马的民众与王公们是怎样做的,当他们垄断世界的时候,当他们努力维持这垄断并使之永恒的时候,他们没有找到比这更可靠的手段,那就是使他们的拉丁语伟大、丰富、崇高。在他们帝国的开始,拉丁语是很贫瘠和粗糙的,而后来,他们将拉丁语传给他们所征服的各省各地,连同涵盖在语言中的罗马的法律。”因此,一旦法律与语言结合,人们会适从“法国的着装和生活方式”,直至“通过持续,将会成为近乎同一种方式”。^①

拉丁语,便是霉斑:是发臭的经院知识的地盘,它有着从前学院里轿子的那种味道。它是暧昧与不确的场所。“维莱尔-科特莱敕令”告诉我们,人们已经不能明白“拉丁语词句的明确含义”,这是一个造成混乱的语言,

^① 塞塞尔:《鞠斯汀译本序言》(Seyssel, *Prologue à la traduction de Justin*),引文见布吕诺:《法语史》卷二(F. Brunot, *Histoir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t. II, pp. 29-30)。另见布吕诺:《使法兰西语言丰富、崇高和升华的方案》,文载《文学史》期刊(F. Brunot, “Un projet d'enrichir, magnifier, et sublimer la langue française en 1509”, in *Rev. d'hist. litt.*, I, p. 27)。

就像当时城市的混乱。

所以这不仅仅是清除的问题。为了明晰,必须纯洁、清洗钻石,就像两个世纪后另一位语言的立法者所说的,“正如在恩尼乌斯(Ennius)的粪堆里寻找珍珠”,使语言清洁和文明以便让说这语言的人不再需要“害怕脏了自己的嘴”。^①

作家、语法学家与君主一样清洁着语言,就像清洁着城市,长久以来城市被认为“充满污泥、粪便、渣土和其他垃圾”;他们踏入肮脏的泥泞来进行清淤。

洁净书本

龙萨在《颂歌》的读者告白中,提醒读者他自己删除了“y”,而语法学家梅格雷(Meigret)并“没有像应该做的那样,完全去除它”。告诉他们之所以他保留了其他一些二合元音如“yeux”[眼睛],“保留他们的老朽形式,带着令人不可忍受的字母堆砌,这种我们的无知和缺乏判断的标记”,那是因为他满足于“部分地去除了自己书里的

① 国民公会共和2年牧月16日(1794年5月)会议,格雷瓜尔:《关于消灭方言和普及法语使用的必要性的报告》(Grégoire, *Rapport sur la nécessité et les moyens d'anéantir les patois et d'universaliser l'usag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Convention nationale, séance du 16 prairial an II*)。

8 屎的历史

此类累赘”^①。

清洁的语言,在严格意义上说,不只是一种政治,一种精简的后果:人们要来清除的是一种多余成分,与简单相反,是相对于美而言的一种腐蚀的堆积物。主人所要从语言中清除的,是装饰,是属于将痕迹、视线和悦目的书法放在首位的一切东西,是语言中超出发音之外多余的那些东西,妨碍语言的行动,阻塞它,让它臃肿却没有使它丰富的那些东西。塞比耶(Sébillot)的《法国诗歌艺术》说,用法语写作,“不应添加任何不发音的字母”,这些字母“只对填塞纸张有用”。

必须要重新阅读《保卫和发扬法兰西语言》(*Deffence et Illustration de la langue française*),它正好发表于“维莱尔-科特莱敕令”和颁布那份规定首都每个人与垃圾的关系的敕令之后十年。逐个阅读《保卫和发扬法兰西语言》的所有隐喻便可以明白,在两种情况中——对于语言的政策和对于污秽的政策,或者反过来,都是要去摆脱我们必须痛苦地担负的那种“俗世上的残余东西”,即歌德在《浮士德》第二部的结尾所提到的那种“Erdenrest”[俗世里的皮囊]^②。确切地说,诗人歌德自比语言的耕

① 作者加着重号来强调。

② “Uns bleibt ein Erdenrest / zu tragen peinlich, / und wär’ et von Asbest, / er ist nicht reinlich...”“我们还剩下一个俗世的皮囊,难以担负,即便它是

耘者,培育者,修剪它,将它“从野生环境移栽到一个家养环境”,去除它的糟粕来使它成为不朽的,赋予它黄金的重量。

洁净,良好的言谈

自从巴特(Barthes)以降,大家已经知道,“一旦写出来,连大粪也没了臭味”^①。叙述者拿来淹没读者们的大便,要想闻不到它的任何味道,必须要语言本身通常通过消除了某种污秽的累赘来形成。肯定地讲,良好的语言与污秽有关系,对某种污秽的东西进行精致的表述,文体本身也变得更加典雅。对于此点的最基本的证据,就是那些至今在茅厕还能读到的成千上万的匿名诗作的明显的学究气,或者是某种边缘文学所提供的大量的委婉说法和句法上的那种淫秽的转弯抹角,这种文学对于被当作美术来看待的那些排泄物有很多描述。

当然,符号的特性就是对于它所表示的现实来施行

石棉做成的,它也不是纯粹的。”(译文根据1942年法译本,《七星丛书》本。——译注)弗洛伊德在为约翰·伯克《各民族关于粪便的仪规》(John G. Bourke, *Scatologic Rites of all Nations*)所作的前言中引用了这些诗句。

① 《萨德、傅立叶、罗耀拉》(Sade, Fourier, Loyola, le Seuil, Paris, 1971, p. 140)。